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

[加] C.B.麦克弗森 著
闫飞飞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

[加] C.B.麦克弗森 著
闫飞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加]C. B. 麦克弗森著;
闫飞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10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ISBN 978-7-214-22501-6

I. ①自… II. ①C… ②闫… III. ①自由主义—民主
—模式—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4596 号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by C. B. Macpherson
Copyright © 1977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7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0-2016-516 号

书 名 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

著 者 [加]C. B. 麦克弗森

译 者 闫飞飞

责任编辑 石 路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7.5 插页 4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501-6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前 言

读者们可能会对这么薄的一本小册子感到好奇。“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这样的书名,通常意味着其厚度应该是本书的十倍才对。但是,依据我的设计,按照现在(同过去和将来所构想的一样)所构想的那样清晰明了地阐明自由民主的本质,并不需要如此的厚度。出于此种目的,简洁明了要比繁琐的细节更可取。然而,我希望我的分析对于建立我所发现的模式以及对我无法回避的批评和赞扬所进行的辩护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本书早期的几个版本在下面几所大学中得到过评论:最早的,也是最初尝试性的版本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之后的那些版本都受益于之前的评论,分别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研院、奥胡斯大学哲学系和多伦多大学。本书的部分章节也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得到了有力的评论。在所有这些国家参与过讨论的同行和学生们会发现我是多么地受益于他们的批评。一些人会希望我受益更多。但是我感谢他们所有的人。

C. B. 麦克弗森于多伦多大学
1976 年 10 月 4 日

目 录

第一章 模式和先驱们 1

探索的本质 1

模式的运用 3

一、为什么要运用模式? 3

二、为什么要采用依照历史而延续的模式呢? 6

三、为什么是这几种模式? 8

自由民主制的先驱 9

一、民主和阶级 9

二、19 世纪之前的理论先驱 11

第二章 模式一:保护型民主 22

民主传统的突破 22

功利主义的基础 24

边沁论法律的目的 26

政治要求 32

摇摆不定的詹姆斯·密尔 35

为市场人服务的保护型民主 40

第三章 模式二：发展型民主 42

模式二的出现 42

模式二 A: J. S. 密尔的发展型民主 48

民主公民权的驯服 61

模式二 B: 20 世纪的发展型民主 66

第四章 模式三：均衡型民主 73

企业家式的市场比喻 73

模式三的适用性 78

一、描述的充分性 79

二、解释的充分性 79

三、证成的充分性 80

摇摇欲坠的模式三 87

第五章 模式四：参与型民主 88

参与型民主理念的兴起 88

现在能有更多的参与吗？ 90

一、规模问题 90

二、恶性循环和可能的漏洞 93

参与型民主的模式 101

一、模式四 A: 第一种抽象的近似物 102

二、模式四 B: 第二种近似物 105

作为自由民主的参与型民主？ 107

进一步的阅读 108

第一章 模式和先驱们

探索的本质

一般而言,只有当某种事物的生命快要结束时,才会着手去写它的“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难道自由民主几乎快要终结了,所以,某个人现在就可以去回顾它的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了吗?从我将要提供的案例中,给出的简单回答是:“是的”,如果自由民主制意味着,正如它通常所意味的那样,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民主的话(不管这种社会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而做出多大的修正);但是“未必”,如果自由民主意味着,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及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追随者——伦理的自由民主者所认为的那样,一个社会坚持要确保其所有的成员都有平等地实现他们能力的自由。不幸的是,自由民主制可能意味着两者中的任一种含义。因为“自由”既可以意味着强者通过遵守市场规则而压制弱者,也可以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平等而有效的自由去使用和发展他们的能力。自由的后一种含义与前一种含义是不一致的。

困难在于,迄今为止,在自由民主制的大部分历程里(我认为自由民

主制作为一种概念仅仅开始于大约一百到五十年前,之后才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它都在尝试着融合上面两种含义。它始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并且从一开始它就接受了它们的基本的无意识假设,它们可以概括为“市场造就人”(Market maketh man)。而在更早些的时候,早在19世纪中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时代,就将“市场造就人”的观点与平等地实现自我发展的权利结合起来,并且很大程度上用“市场造就人”这种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自由民主制的这两种观念从那时起就不自在地结合在一起,彼此起伏不定。

到目前为止,市场的观点获胜了:“自由”有意或无意地被假定为“资本主义”。这就是事实,即使自密尔以来的伦理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将市场自由和自我发展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并试图使前者从属于后者。但是他们失败了,失败的理由我们将在第三章加以分析。

在这里,我只是建议:自由的观点不需要永远依赖于对资本主义假设的接受,尽管历史上它曾是这样被接受的。自由的诸种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这一事实,并不能够成为让自由主义的核心伦理价值——个体实现他或她的能力的自由——总是被限制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理由。相反,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伦理的原则,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个人自由的欲望,已经超越了它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壳,且没有这种外壳,它也可以同以往一样甚至更好地存在。就像人类的生产力,它同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一同飞速地生长,但是当资本主义放弃自由竞争或者被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替代时,它也并没有消失。

我认为任何可以被恰当地称为自由民主制的东西的存续,取决于降低市场假设而提升平等的自我发展的权利。我认为是有这样一些可能性的,但是否将会发生,还不能确定。所以我有必要为“生平与时代”(“Life and Times”)这一忧郁的(sombre)题目做些辩护。

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去探讨自由民主制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我现在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用模式,以及为什么我会认为选择

某些模式是适当且充分的。这就需要去思考某些更早的模式,我将这些模式归结为自由民主的先驱们的观点。

模式的运用

一、为什么要运用模式?

我是在广义上运用“模式”这一术语的,它意味着一种理论建构:试图揭示和解释我们所要研究的这些现象之间或内部的潜在于表象之下的真实关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大多关注的是不因人的意志或社会变化而变化的现象,相继的模式(如托勒密、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的模式)可以越来越充分有效地解释真实的、变化着的关系。在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是会随着人的意志历史地变化的现象,模式(或更合适地应称为:理论)会有两个额外的维度。

首先,它们不仅被用来解释那些任意地和历史地影响人类当前或过去的关系背后的现实,而且还要解释这些关系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它们试图通过总结迄今为止人和社会变化的主要线索以及那些明显不变的特征,去发现变化的力量、变化的局限,并试图去解释未来。并不是所有发现了变化规律的理论家们都将它们视为单线的运动:如马基雅维利,认为社会和政治变迁的历史模式是循环运动的,它可以被期待无限期地运用于未来。但是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伴随着进步观念的产生,历史开始更多地被认为是单线发展的。将历史的变化看做单线发展的理论家们,并不是全部都能(如果不是根本没有的话)预计到遥远的将来:如孟德斯鸠、杜尔哥(Turgot)、米勒(Millar)、弗格森(Ferguson)和亚当·斯密,他们瞥见了或阐释了社会的四个阶段的规律——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商业阶段——倾向于认为商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阶段。但是在19世纪,其他思想家,与孔德、马克思和密尔不同,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严格地规划着一种从过去向未来发展的主要路线。这种理

论中的任何一种,都理所当然地或清晰或不清晰地依赖于各种模式。

政治理论模式的另一个维度是伦理性的,它关注什么是可欲的、好的或正确的。政治科学中最杰出的模式,至少是源于霍布斯的模式,已经开始兼具解释性和证成性或辩护性。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它如何运转或可能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它是好的,或者为什么有它或更多地有它是好的。一些民主理论家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他们的理论是一种混合。一些理论家则不这么认为,甚至反对混合。那些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出发的理论家往往否认他们带有任何的价值判断。那些从“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这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出发的理论家则会过于依赖他们的伦理基础(同时试图显示它是可行的)。而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其他观点。

在任何情况下,为了显示一种政治制度或社会模式(不管它是现在就存在的,还是现在并未存在但却是可欲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可以被期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能够良好地运行,就必须对使这种制度得以运行的人做出一些假设。他们能胜任何种政治行为?这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比如,如果一种政治制度要求公民们拥有比他们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理性或政治热情,并且要求他们在任何可能的社会环境下都拥有更高的理性或政治热情,那它就是不值得倡导的。我上面强调的这一原则是很重要的。我们没必要局限于人们现在的政治行为方式上。我们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此,如果我们有理由期待人们的行为方式会随着他们所处的社会中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话。

所有流派的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政治理论家——保守的传统主义者、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激进的改革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非常明白,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有其他机制(社会和经济)是如何塑造或将要塑造那些通过他们、依靠他们才能够使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人的。虽然早期的自由理论家,从洛克到边沁,几乎没有关

注这一点,但是,即使那些迥然不同的思想家如柏克、密尔和马克思也都是认同的。一般认为,至少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整个社会机制和社会关系对作为政治行动者的人的最主要的塑造方式是去塑造他们的意识。比如,在中世纪及晚些时候,只有在当时的社会安排能够实质性地引导每个人接受了如下这种观念,即只有接受了他所在的等级或“地位”而要求的义务之后人才能够成之为人,只有这样,传统的等级制政治制度才能够运行。当商业和工业革命改变了一切之后,上述观念才不再被人接受,人们开始需要一种不同的观念。如果人在本质上被认为是混合了消费者和占有者,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它允许并要求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如果之后人们强烈地反对上述制度所带来的结果,那么,人们就会重新思考他们自己,进而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就变为可能甚至是必需的了。

所以,在审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民主模式时,我们需要敏锐地注意两点:关于民主政治制度在其中运行的整个社会的假设,以及关于使该制度得以运行的人的本性的假设(当然,对于一个民主制度而言,一般来讲人们不只是统治阶级或领导阶级)。

我们上面所说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其中运行的社会”,意味着只有一种政治制度有资格被称为民主的,民主仅仅是一种选择和授权政府或以某种方式制定法律或政策的机制。但是我们应该记住,民主的含义通常要比上面所理解的要更丰富。从密尔经过 L. T. 霍布豪斯、A. D. 林赛、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杜威到当代的参与民主的支持者,民主被认为是高品质地弥漫在整个生活以及国家或更小的共同体的运行中(或者如果你喜欢,可以称之为某种社会形式),是存在于组成国家或其他单位的人们之间的一套完整的互惠关系。一些理论家,主要是 20 世纪的理论家们,坚持主张将两者分开。一些理论家甚至完全排斥对民主的第二种理解,认为民主仅仅是一种政府制度。但是,任何现实点的分析都会发现,民主的两种含义其实已经彼此融合在一起。从狭义的角度来讲,不

同的民主模式适合且需要不同类型的社会。

通过上文对模式的概括性的论述,已经可以充分地说明为什么对自由民主的分析用模式的方式是合适的。对自由民主的诸种模式的分析,就是去分析那些需要它,或需要更多的它,或需要当前模式的某种变体的人们相信它是什么样子,而且相信它可能是或将会是什么样子。而仅仅分析当前存在着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运行和机构是根本无法做到这点的。这种额外的知识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对于一种政治制度的信念不是外在于这种制度的,而是它的一部分。无论这种信念是如何形成和决定的,它们都决定着该种制度的局限性和可能的发展:它们决定着人们将会容忍什么,将会需要什么。总之,以模式的方式进行研究可以更容易地使我们记住自由民主制(像其他的政治制度一样)有两个表面上无法看到的必要因素:(1) 要想使之运转起来,它就不能偏离使之运行的人们的需求和能力;因此,民主的模式必须(或理所当然地)包含一种人的模式;(2) 既然它的运转需要普遍的同意和支持,这种模式就必须包含(明确地或不明确地)一种伦理性的正当性(justificatory)理论。

二、为什么要采用依照历史而延续的模式呢?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分析当前自由民主制的局限和可能性,为什么还要沉迷于“生平与时代”呢? 为什么不将自己限制于对当前的分析呢? 通过列举出那些可以观察到的、20 世纪的国家所共有的、每个人都同意称之为自由民主制的(这种制度在多数的英语世界和西欧国家实行)实践和理论的特征而确立一种当前的自由民主制模式不是更容易吗? 这样一种模式会很容易被确立起来,其主要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政府和立法机构是在普遍且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通过周期性的直接或间接选举而产生的,选民们通常是在政党之间进行选择;有充分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免于任意地被逮捕和监禁的自由)来保证选举权是有效的;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有对少数的保护;人们普

遍接受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是与其他人的平等的自由相一致的。

许多当代的政治理论家就确立了这种模式。它可以对研究和显示当前自由民主制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的运转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它也可以用来论证自由民主制相对于其他制度在伦理上的优越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运用这样一种从当前的实践和理论所构建的简单模式呢?为什么会着眼于那些先后盛行于当时的时代而在我们的时代衰落的那些延续性(successive)模式呢?

使用延续性模式的最简单的理由是,它能够减少在预测未来时目光短浅的危险。简单的模式,因其太简单而会阻止未来之路,因其太简单而会认为我们当前获得的(无论是通过何种途径)自由民主制是固定在现有的模子中的。事实上,使用这种当前的简单的模式将会使我们陷入这种境况。因为一种关于当下自由民主制的简单模式(如果它作为一种解释性模式是现实的),必然会规定某种机制,如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和整个的间接(或代议制)政府。但是,这样一来就阻止了那些通过改变社会和经济关系就会具有可行性的选择。对于未来可能的民主模式被称作自由的民主是否合适,可能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是这正是需要争论的,而非通过定义去消除争论。需要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大型民族国家的自由民主制是否能够转变为一种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即转向更完美的直接的参与,这需要一种不同于政党制度的机制)的混合体。

使用延续性模式的另一个理由是:它能够更好地揭示当前模式的全部内容,揭示当前模式的所有本质。因为当前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体,它是在批判和吸收之前模式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我所选择的前三种模式的每一个,它们对于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做什么的、民主需要何种机构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曾经是当时流行的模式,也就是说它们都曾被赞成民主的人普遍地接受。在第一个模式之后的每一个后续的模式,都是在对之前模式的一个或多个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每一个都是对之前模式的修正或替代:背离之处通常是对前一种模式的至少某些部分

的批判,甚至,正如通常的情况那样,新模式是使之前模式的本质要素具体化,有时候即使是模式的创立者自己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点。每一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叠加。所以通过分析延续性的模式以及它们创新和失败的原因,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当前自由民主模式的全部本质、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限制。

三、为什么是这几种模式?

即使我们被说服接受了上述模式建构的优点,以及通过分析这些流行一时的延续性模式来分析自由民主制的价值,我们仍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选择,正如我所选择的,仅仅回到不超过 19 世纪的这个时间段呢?为什么不像追寻现代自由民主制踪迹的理论家们通常做的那样,选择至少回到卢梭和杰斐逊,或者,将民主的理念与 17 世纪的清教徒主义联系起来呢?

这一问题不可能通过没有循环论证的简单的定义而回答。你可以通过某些 19 世纪之前有民主资格的理论视角,来简单地给自由民主制下一个定义。如果将自由民主制的本质要素减少到三个或四个原则——如平等的自我发展的个人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的公民自由、所有公民都能发出平等的声音的人民主权——而不考虑诸如代议制、政党制度等因素,那么,一些民主的早期观念就能够被视为是自由民主的。出于同样的理由,若将代议制因素考虑在内,就会排除很多的早期观念。模式的定义取决于对什么是民主的本质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判断不可能通过引用一个简单的定义而确定。

对于自由民主制,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在各种可能的出发点之间做出选择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只要我们关注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我们就必须去关注自由民主制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正是被当前自由民主制的理论家们所忽视的这种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关系是民主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我现在想要说明的是,对自由民主的现在和未来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是通过验证的)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自由民主制是典型地为了适应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创立民主政府的计划而设计的,而这种适应直到19世纪才被理论和实践所接受。因此,早期的民主模式和观点不应被算作自由民主制的模式。

自由民主制的先驱

一、民主和阶级

一旦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民主和阶级的关系上,历史记录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样式。当然了,注意到这点并没有什么新意,因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18和19世纪的主流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里,民主一直被定义为,是以牺牲有闲的、文明的、有产阶级为代价的穷人的、无知的和无能的统治。从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的上层阶级的角度来看,民主意味着错误的阶级的统治。这是一种阶级危险,它与自由和等级社会都是不相容的。直到18和19世纪的西方主流传统,都是非民主的或反民主的。

但是,事实上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中也经常会出现民主的观点、民主的倡导者,甚至还出现一些民主实践的例子(虽然从来没能在整个政治共同体中实行过)。当我们回顾这些民主的观点和理论的时候,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使得它们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由民主制极其不同。这一共同点是它们都建基于或试图适用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民主曾经是一个无阶级或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而非仅仅是适应现实社会的一种政治机制。这些早期的民主模式和观点是对它们所处时代的阶级分化的反动。它们可以被适当地称作乌托邦,这一令人尊敬的称谓源自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的标题。